

風雲再起

上官云飞 著



风云再起

(四)

上官云飞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45号

封面设计：雪 飞

责任编辑：石 毅

风 云 再 起

上官云飞 著

*

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(北京安外六铺炕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2.875 字数：950千字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380套

*

ISBN 7—5008—0946—8/I·222

共四册

定价：19.98元

二十二

他停歇一下，才又道：

“本座相信你此行必有风险，因此之故，必须暗中另行派人护送。由于你深悉江湖形势，可自行挑选一位长老，再选三五个精明能干的弟子，权充护法。想来诸位长老亦不致畏劳推辞。”

欧大先生俯首道谢，他口中说着道谢之言，心中却飞快转动，把四位长老想了一遍，得到一个结论，但这个结论，却使他自家也吃了一惊。

不过他没有浪费时间，抬头道：

“敝座请求掌教真人指派毕长老走一趟。”

毕玄通神色丝毫不变，生似早已料定必将如此。柳真人轻挥白玉拂尘，徐徐道：

“很好，毕长老年轻力壮，正是护法最佳人选。”

一切决定之后，欧、毕二人辞出，到了外面，毕玄通向欧大先生道：

“小弟承蒙师兄瞧得起，托以重任，实是既惭愧，又战战兢兢，敢不肝脑涂地，竭力以赴。”

欧大先生肃然道：

“师弟好说了，此行凶险逾恒，祸福难料，愚兄心中惴惴，只不知师弟可有奇谋好计没有？”

毕玄通道：

“小弟窃以为此行万万不可墨守成规，最好师兄把那

秘方宝盒，交托小弟。此举敢说无人测想得到，即使机警狡猾如沈千机，亦断难发觉。”

欧大先生沉吟一下，才道：

“师弟此计果然寓奇特于平淡，尤其是咱们武当派，一向拘谨固执。”

他立即取出朱漆木盒，交给对方，又道：

“万一愚兄为仇敌所阻，师弟切勿把时间浪费在援助之上，定须从速间道急行，赶赴洛阳为要。”

毕玄通道：

“小弟定当小心权衡利害，务期不负师兄所托。小弟打算率领白木等五徒同行，师兄尊意如何？”

欧大先生道：

“他们是你亲自训练教诲出来的人，自然是他们同行，方可得如臂使指之妙。事不宜迟，愚兄先走一步，你们可速速跟来。”

不久以后，欧大先生一骑如飞，向东北疾驰。他所采的路线，是渡汉水沿官道直奔南阳，再经宝丰折向西北，越汝州抵洛阳。全程皆是通达大道，只有过汝州后的一段路，地势高起，崎岖荒凉，险要甚多。

毕玄通等六人则是翻山越岭，抄近路处处争先。这等行程，自然十分辛劳，但为了保持机密起见，非如此不可。

他们都深信若有问题，当必在汝州到白沙这一段路程中。是以全速疾赶，并不观察路上情形。

翌日下午，欧大先生总算赶到了汝州，但跨下的骏

马，已经疲不能兴，非得换过坐骑不可了。

即使武功高如欧大先生，但经过这将近两日一夜之久的不停疾驰，也疲乏之极。全身皆是尘土，极须沐浴休息。

但最后期限就在日落时分，只余下一个时辰左右。他不但定须在这一个时辰之内，赶到洛阳。还要极力争取一点剩余时间，以便一影大师得以参研紫云丹秘方之后，开出配方，煮药施救。

因此，他目下正是片刻必争，是以强拖倦躯，在一个属于武当派的人家中，换了一匹坐骑，再度疾驰。

出了府城，西行驰抵临汝镇，再斜折向北。打这儿开始，俱是荒凉旷野，地势渐高，不见人烟。

欧大先生一面催马紧赶，一面忖道：

“假如沈千机等人在这一节路上守候，我疲乏之余，实是难有一拼之力。但即使如此，毕师弟仍然可望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抵洛阳。”

他边想边驰，已走了十余里路。纵目四望，但见四下丘陵起伏，身处其中，简直没有法子见到数丈外的景物，尽被层崖断壁隔住目光。

忽然听到前面隐隐传来车马之声，他早已注意到路上的蹄痕车辙乃是刚印上不久的，这时便知道自己已追上这一小队车马。转过山崖，果然见到两辆大车，还有五骑簇拥，向前缓行。

这一帮人马，一望而知乃是几个客商结伴而行，其中有两个剽悍大汉，定是保暗镖的镖客。

双方相距只有数丈，欧大先生一出现，这批车马立时加快速度，向前驰骋。但欧大先生匹马轻骑，自然比他们快得多，不一会工夫，已迫近这批车马。

他急急穿越过这帮客商，继续迅驰，居然并无事故。驰出数里，前面山坳后突然转出四骑，乃是三男一女。

欧大先生目光到处，心中倒抽一口冷气，暗念：这些魔头们怎的全部都到了此地？以他们如此强大的实力，莫说自己目下已经疲乏之极，即使不然，亦难有闯过之望。

双方霎时已迫近，相距不过丈许。

欧大先生方自勒住坐骑，对面四骑有一人突出同侪，冷冷道：

“欧兄可还认得兄弟？”

此人面白无须，五官清秀，年约四旬左右，身披长衫，看来甚是斯文，但双眼却射出阴毒迫人的光芒。

欧大先生道：

“黑龙头沈千机威名赫赫，天下有谁不知？”

他目光转到其余三人面上，又道：

“这三位都非等闲人物，虽然是初次见面，却也不劳沈兄引见了。”

沈千机颌首道：

“好，闲话少说，欧兄从武当山上带了什么物事赶来？”

欧大先生道：

“沈兄认为兄弟会告诉你们？”

沈千机道：

“那也说不定，假如欧兄晓得两天前，我们曾经擒下了少林法音和尚，却又让他安然回去，连同他所购的药材，也完全还给他，或者就肯坦白赐告了。”

欧大先生大是迷惑，但不等他开口，沈千机又道：

“只因兄弟略通医药之道，一望之下，已知一影大师连配方也未曾钻研得通，何况又缺了一味主药，决难挽救于剑峰性命。”

欧大先生瞠目道：

“听沈兄的口气，果然精通此道。兄弟也不必相瞒，这次返山，求取了一点药物，便急急赶回。”

沈千机道：

“那一定是苏鲁池边出产的百岁红花了。”

欧大先生见他果然厉害，一口叫出了百岁红花的名称，知道多说也是徒然，只好答道：

“正是此物。”

沈千机仰天一笑，道：

“兄弟有一句肺腑之言，只不知欧兄肯不肯相信？”

欧大先生道：

“沈兄尚未说出，教兄弟如何晓得？”

沈千机道：

“兄弟想向欧兄借观这百岁红花，但决不毁损或是占为己有。”

欧大先生不禁莞尔而笑，道：

“沈兄这话实是令兄弟感到难以置信，假如沈兄纯粹只为了见识此药，那也得等到以后，兄弟专诚带一点给沈

兄瞧瞧。”

沈千机道：

“兄弟不敢怪欧兄不予置信，但兄弟又极不欲与武当派结下深仇，在这等情况之下，倒是教兄弟有左右为难之感了。”

他的话已暗示定要取那百岁红花一瞧，但却不愿因此而杀死了欧大先生，是以不易解决。

安顺发出和蔼悦耳的笑声，道：

“沈兄目下这叫做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以兄弟看来，要解决这件事，何难之有。”

沈千机大喜道：

“敢请安兄指教。”

安顺道：

“沈兄好说了，依小弟愚见，你只须保证决不抢夺这宗药物，欧大先生如若相信得过，自肯答允。”

沈千机道：

“无奈欧兄就是不肯相信啊！”

安顺道：

“这问题出在沈兄你答应不抢夺之上。”

这一句话不但沈千机瞠目，连欧大先生自家也莫名其妙。

沈千机道：

“好极了，安兄敢是要兄弟告诉欧兄说，咱们打算抢夺这百岁红花，这样欧兄反而肯借我一看？”

安顺道：

“正是如此，不过，这话有个先后之序，那就是沈兄你一定得立下誓言，保证你借视药物之时，决不毁损或强夺。定必一清二楚丝毫无恙地交还与他。然后，你让欧兄准备好了，方始出手攫夺。”

沈千机点头道：

“高见，高见，兄弟佩服之至。”

阴阳双尸依然莫名其妙的，钟勿光较有城府，忍住不响。他的妹子钟勿花，可忍耐不住，提高声音道：

“沈兄当真已经懂得了，果真有效么？”

欧大先生插口道：

“有效与否，那是兄弟之事。”

沈千机回头向钟勿花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多半有效，因为咱们既然讲明过后方始硬夺，欧兄这才信得过我们。事实上，这是唯一或能化干戈为玉帛之法。”

欧大先生道：

“兄弟瞧不出竟有这等可能。”

沈千机道：

“兄弟一谈你就明白啦！只因于剑峰伤势极是严重，不论是什么人出手医他，也须这一味百岁红花，才有成功之望。但假如欧兄带来的百岁红花，数量太少，纵是华佗复生，亦将束手无策。兄弟略通此道，一望之下，便知剂量是否足够。如若不够，自然双手奉还，恭送欧兄过去，不必结树强如武当的仇敌了。”

欧大先生一听果然有理，假如他不给他看，对方莫知

虚实，那当然会出全力拦截。反过来说，给他看过之后，剂量不够，双方安然分手。如若足够救治于剑峰，则自己舍命突围，也是值得。

但他还考虑到师门及个人声誉的问题，尚自沉吟迟疑，未能决定，沈千机又已说道：

“欧兄所带之药，说不定乃是膺品，又或是药效已失，兄弟自应弄个明白，方可动手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欧大先生一听这又是很有力的理由，当下道：

“这瓶药物借与沈兄瞧瞧，本无妨碍，但假如剂量足够，亦非假货，如何能保证沈兄不会当场毁损？”

沈千机寻思一下，道：

“此事何难之有？欧兄尽管拿剑抵住兄弟胸口要害，这才取药出来。假如兄弟略有异动，格杀不论。谅兄弟决不致于轻易糟蹋性命。”

欧大先生道：

“这果然是可行之法，但贵友们却须退得远些，以免兄弟生出杯弓蛇影之疑，失手伤了沈兄。”

他乃是当代有名剑客，若是以长剑抵住要穴，自然有把握随时即可取对方的性命。

钟勿光突然冷冷道：

“以咱们四人之力，谅也不难擒下欧兄，但沈兄竟以性命作抵押，殊为不智之举。”

安顺嘻嘻一笑，道：

“这一点正是人家与咱们不同之处，如果要沈兄把性命抵押在兄弟手中，他死也不肯干的，钟兄你放心好了。”

沈千机心中骂一声：“好奸狡的小子，果然是笑里藏刀，以害人为乐之辈。”要知安顺这话、表面上是给欧大先生一顶高帽，促使他守信，但不管欧大先生守信与否，反正不是他安顺拿性命作抵押，所以他乐得促成此事，瞧瞧热闹。

欧大先生一反手掣出长剑，道：

“如若决定这么办，兄弟就得罪了。”

沈千机回头示意，安顺、钟氏兄妹齐齐后退。

沈千机这才回头望住欧大先生，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兄弟如有可疑动作，欧兄尽管出手取我性命。”

欧大先生道：

“沈兄如此光棍痛快，兄弟也不妨说出实话。那就是沈兄若然不小心的话，实是很易误毙于兄弟剑下。”

沈千机道：

“承蒙赐告，自当小心注意。”

他双眼一闭，跨前两步。欧大先生长剑一送，剑尖已抵住他小腹要害，左手伸出，送过玉瓶。

沈千机道：

“兄弟双手反置背后，以不移动为准，欧兄只须让我嗅一嗅药味，再稍为瞧一瞧，便可以了。”

欧大先生照他的话做时，万分警惕，把全身功力都运聚剑上。

沈千机嗅过药瓶，接着眯缝起双眼，打量瓶中的药量，最后点头道：

“行啦！”

欧大先生收回药瓶，斗然间有人振吭大叫道：

“欧兄，尽管下手取他性命。”

话声中，两条人影飞奔而至，来势神速，霎时已奔到欧大先生身后。沈千机面向来人，看得真切，面色连变也不变一下，微微而笑，道：

“欧阳帮主这话未免有欠考虑。”

欧大先生手中长剑可就不肯轻易收回了，口中招呼道：

“想不到欧阳兄竟然赶到，还有一位是谁？”

银衣帮帮主欧阳慎言拂髯道：

“这一位是敝帮大公堂堂主扑天雕范逊。”

欧大先生一听竟也是一流好手，心中甚喜，道：

“范兄恕兄弟不能见礼。”

范逊道：

“欧大先生万勿分心为要。”

欧阳慎言道：

“那边的三位想必就是钟氏兄妹和安顺了？欧兄如若别无顾虑，最好速速发剑，减少一名强敌。余下那边三人，咱们便万无一失了。”

欧大先生何等老练，当然晓得这话不假。况且这黑龙头沈千机乃是大恶之徒，一剑诛除，可免无限祸劫。

他心念电转间，杀机已充盈胸臆。别人从他面色瞧不出一丝痕迹，但沈千机却感到剑气陡强，当即晓得其故。饶他沈千机何等老奸巨猾，城府何等深沉，这刻性命危如累卵，也不由得心惊胆寒，面色大变。

笑里藏刀安顺虽然心狠手辣，先前也甚愿欧大先生趁机杀死沈千机。可是目下情况，大不相同。因为早先欧阳慎言和范逊未曾赶到，则沈千机一死，安顺即可煽动钟氏兄妹，合力出手击毙欧大先生，表面上是为沈千机报仇，其实又可劫走“百岁红花”，害死于剑峰。这等连环毒计，当然是最好不过了。

现下若然沈千机一死，陡然使敌人方面减少一个最强的敌手，此外别无好处。因此，安顺可就不肯缄默坐视了。

他提高声音笑道：

“欧兄剑下留情，待兄弟问过沈兄一句话，任你如何下手，兄弟也是不管。”

钟勿花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见风转舵，可憎可厌。”

这话自然是嘲骂安顺。

安顺心中忖道：

“别人怕你僵尸党，但我老安却不放在心上，早晚教你们知道我手段的厉害。”

口中却高声道：

“沈兄，你横竖难逃性命，何不把一件秘密告诉兄弟？”

沈千机道：

“什么秘密？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运聚功力，但要有一线之机，拼着身负重伤，也得赶紧逃开。

安顺道：

“兄弟想知道你老哥把冷面剑客卓蒙幽禁何处而已。”

沈千机道：

“卓蒙之事，与你何干？”

他心中早知安顺是尽力替他制造机会，口气却故意显出怒意。偷眼一觑，欧大先生等人果然微微动容。

安顺笑道：

“啊哟！沈兄火气真还不小，但反正难逃一死，何必白白生气呢？假如你把卓蒙的下落秘密赐告，兄弟倒是有个报答盛情之法。”

沈千机冷冷道：

“我可想不出你有什么报答之法？”

安顺道：

“兄弟敢断定沈兄必定同意，那就是兄弟一定杀死于剑峰，以报此情。想那于剑峰，乃是沈兄平生第一号死对头，若不是他，沈兄仍然平平安安地当那黑龙头，天下无人得知。”

沈千机哼一声，道：

“你设法挑起兄弟的仇恨，一怒之下，果然把卓蒙的地方告诉你，是也不是？嘿！嘿！你可弄错了，卓蒙被我幽禁在一处地方，我纵然身死，他也得挨上一二十年的痛苦，方会死掉，假如泄露出来，只怕弄巧反拙，被敌人救他脱险。”

安顺道：

“沈兄太固执了，难道死到临头，便全然失去冒险的

胆力了么？以兄弟推测，那卓蒙被囚之处，定是奇险至凶的绝地，有兄弟亲自主持，单凭天险之利，已足以杀死于剑峰有余了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沈千机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安兄说得虽是不错，但问题是于剑峰根本不能活了，谓予不信，可教欧兄再查看手中的药瓶，当知吾言不虚。”

欧大先生心头一震，果真取出药瓶，但他可不敢打开瓶盖，生怕注意力一懈，沈千机立时遁走。

只听范逊冷冷道：

“欧大先生，既然沈千机自家承认毁去灵药，你何须迟疑，等杀了他之后，再检视该药未迟。”

此人实是极老练的江湖道，虽然对欧、沈相约之事，未曾在场眼见耳闻。但他料想当时必有约定，所以一口道出应变之道。此言一出，连沈千机那么深沉之人，也不由得变了颜色，恨恨地瞪住范逊。

欧大先生非是没有杀死沈千机的魄力，他更不是慈悲得连魔头妖孽也怜惜其生命之人。此刻迟迟不能下手，却实在是为了冷面剑客卓蒙打算，假如一剑取他性命，卓蒙势必死亡，谁也找不出他被禁于那一处地方。

但如若灵药已毁，他自然得趁此良机，杀却沈千机以报仇雪恨。此时如若换了旁人，定然十分困惑，无计可施。欧大先生霜眉一皱，心念电转，终于想出一个夹缝中的办法。

他冷冷道：

“沈千机，假如这瓶灵药，当真已被你所毁，今日说不得只好取你一命。此事有烦欧阳帮主一验该药。”

但见他身形四肢全然不动，可是那只玉瓶却忽一声弹起，划过他头顶，飞向身后，欧阳慎言一手接过。

欧大先生接着道：

“沈千机，你可愿跟安顺兄说话？”

沈千机道：

“你想我把幽禁卓蒙的地点告诉他么？嘿嘿！你这是梦想。”

话未说完，只听范逊大声道：

“帮主，敝座对药物之道颇有心得，这瓶药交给敝座，一验便知。”

沈千机面色一变，急急道：

“现下形移势改，兄弟把那处地方告安兄知道便是。”

欧大先生见他面色频变，顿时深信那瓶百岁红花一定已经毁损，这是因为范逊自称谙晓药物之道，看得出是否被毁，所以他才大惊。

但他急切间却没有想到，以欧阳慎言的地位威望，沈千机怎敢认定欧阳慎言一定瞧不出灵药已毁没有？何以直到范逊自称精通此道，才大为吃惊？

欧大先生大声喝道：

“请安顺兄过来一下，但切切小心，免得老朽失手伤了沈兄。”

安顺疾奔上来，一面道：

“兄弟也把双手屈到背后，单把耳朵送过去听，这总